

寄往故乡的中秋

●梁荣

孩提时,每到中秋,总会收到远在他乡的小叔寄来的月饼,收到月饼,我们的中秋就到了。

爷爷走得早,身为长子的父亲担当起照顾小叔的义务,直至送小叔参军入伍去了北方。当小叔穿上那套绿军装,父亲激动得不知所措,牵着小叔的手,送了一里又一里,逢人便兴奋地说:“这是我弟弟,叫梁任光,他人伍当兵了。”送到乡里,送上远去的汽车,望着车子消失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,父亲才一脸微笑地回家。小叔这一走,就很难得回家了。后来,他退役了,工作离家远,交通不便,加上工作忙,无法回家团圆。每到中秋,小叔就把对故乡的思念一次次地塞进包裹里,辗转寄到县城再送往乡里,最后由乡村邮递员背着充满希望的邮件包,跋山涉水,一路送到山里来。当包裹敲开柴门,塞进吊脚楼里,小叔对故乡的思念就回到了家。收到包裹单,父亲拿着单子默默地感叹说:“嘿,你们小叔又回不来了。”我们却像看到了月饼,馋得口水直往肚子里流。

次日,父亲换套干净的衣服,脚下穿对洗得花白的解放鞋,把包裹单塞进上衣口袋里,轻轻地按了又按才出门。父亲一走,我们兄弟姐妹就跑到村口开始等。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,我们边玩游戏边盼望着父亲快点回来。盼望着,盼望着,太阳从山顶的树梢上升起来了;盼望着,盼望着,太阳落到了山谷里,父亲才提着个硕大的包裹,从落日的余晖里走了回来。我们玩得更欢,喊叫声更响了。

晚上,母亲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裹,那盒子里塞满了一个个纸包的月饼,有豆沙的,有五仁叉烧的,有莲蓉的。我最喜欢五仁叉烧。小叔寄回的

月饼,有时会提前到,母亲把月饼一个个码整齐放进柜子里锁好,等中秋节到了才拿出来分享。我们就天天望着柜子流口水,盼着天上的月亮快点圆起来。小叔的月饼有时也会晚到,中秋节的晚上,我们望着天上那皎洁的圆月,数着夜空的星轨猜测,月饼也许已到了县城,邮递员正在往各乡镇派送,明天就进山寨了。

1999年,我到广西柳州读师范,离小叔近了。每到中秋,小叔就过来接我去他那里过节。在城里,每家每户都紧闭着门,在自己家里吃月饼、赏月亮。望着家的方向,我跟妹妹(小叔的女儿)说,这时候,在山里,我们会拿着月饼,在村外的田野上燃着熊熊的篝火,男女老少围在一起,唱苗歌跳苗舞,吃月饼赏月亮,大家都很开心。妹妹惊讶地望着叔叔,叔叔微笑地点头示意,妹妹兴奋地问:“什么时候我们也回乡过中秋节?”小叔抬头望月,沉默了。30多年来,每年中秋,他都是这样无奈地抬头望月,然后低头沉默,思念故乡的亲人,思念故乡的篝火,思念故乡人手牵手跳团圆的喜悦。没等我中师毕业,小叔于2000年的春天离开了人世,他的中秋永远停留在了异乡。

2002年中师毕业后也离开了家,四处奔波在外,已有十余年没回乡下陪母亲过中秋节了。每逢中秋佳节,我就往家里寄盒月饼,那一盒盒月饼是我寄往故乡的秋思和对母亲的愧疚啊。

眼下,中秋节又来了。身在广东的我,仍然拎着几盒月饼,来到邮局,连同对故乡的思念一起打包装入纸箱,寄往遥远的故乡。我拨通电话,愧疚地对母亲说:“妈,这个中秋我又回不去了。”

回家过中秋

●梁惠娣

我天生爱流浪,往年中秋节总是在远方。

最远的一次是到韩国留学。中秋节当天,韩国同学朴智恩和金正贤带我到韩国著名的景福宫游览。在那里,错落有致的楼宇,幽静的公园,绿茵茵的草坪,和风悠悠的街道,悠闲自得的游人,寂静厚绿的青苔,大街小巷的宣传画透露出中秋的气氛。遗憾的是,人在他乡,吃不到家乡的月饼,只能在街上买了当地的松糕来吃,感觉跟我们的月饼差远了。晚上,皎月当空,勾起满腔思乡情愫。我想到远在国内的亲人,禁不住一腔愁绪借诗抒怀,喃喃地吟起白居易的诗:“昔年八月十五夜,曲江池畔杏园边。今年八月十五夜,湓浦沙头水馆前……昨风一吹无人会,今夜清光似往年。”朴智恩和金正贤听得似懂非懂,对中国文化有浓郁兴趣的他们央求我教他们吟诗,于是在这个异国他乡的中秋节,我教他们一字一句地吟着: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”

前年中秋节,我在三亚海边。晚上,玉盘似的月亮嵌在天边,银白色的月光像给海滩铺了一块

巨大的乳白色布幔,营造了罗曼蒂克气氛。我对着空中渐渐飘远的孔明灯,许了一个关于爱情的心愿。

去年中秋节,我独自游丽江。住在丽江古城半山上一间名叫“流年”的客栈里,坐在客栈的露台上可看到山下古城的夜景。丽江中秋的夜晚让人迷醉,秋夜的风轻轻吹过,带过几点小雨,微凉,湿湿的街道,暖暖的灯笼……那时候,接到了母亲的电话,她一声叹息,问:“你什么时候能在家过中秋节?”

这些年来,我总是不断背起行囊风雨兼程地行走,却忽略了身边日渐衰老的亲人,忽略了节日里与父母共度的温情。

又一个中秋节将至,看着日渐变圆的月亮,竟牵起一些别样的情愫来,我终于决定今年留在父母身边过节。想到中秋节的晚上,一家人在皎洁的圆月下,支起一方小桌,摆上月饼与水果,泡一壶绿茶,于明月清风间,细品慢尝,久违的温情就像月色一样弥漫,这般浓情深意,如此久违而亲切!



中秋“拜月娘”

●陈钰栩

在我的家乡粤东,中秋节有一个传统的习俗,中秋之夜在自家门前设立香案,摆上月饼和水果等各类供品拜月神,俗称“拜月娘”。这是潮汕的方言,因为月亮属阴,因此人们习惯将月亮称为“月娘”。

拜月这种传统习俗,在粤东地区已经传承了上千年,缘于对神明的敬畏,也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祷和祝愿。

记忆中的中秋夜,我们总会欢天喜地地早早吃晚饭,穿上漂亮衣服,等待晚上举行“拜月娘”的隆重仪式。大人总是这样说:小孩要“拜月娘”,才会读好书;中秋夜吃了月饼,就会家庭和睦,团团圆圆。

晚饭过后,奶奶搬来一张圆桌放在门前,认真把清洗干净的水果、月饼、糕点、香烛纸钱等供品搬上香案。等月亮从山头探头探脑钻出来之时,奶奶便开始上香祭拜。

上香后,奶奶拿一个装有温水的碗,放入洗净的抹草和石榴叶各一枝,置于供桌上,祈求月神保佑家人平安健康。这两种植物在人们眼里有吉祥如意的深刻寓意。等拜月仪式结束后,让家人喝一口碗里的水,说是“平安水”。每一次我都是深信不疑地喝了,坚信未来的日子一定幸福美满。

遥望璀璨夜空中的明月,我总会想起关于嫦娥奔月的传说。我睁大眼睛,很想弄清楚:那轮圆盘之中,难道真有一座美轮美奂的月宫?嫦娥和她的白兔此刻是否在俯视人间,我们诚挚的祈祷,月亮能听得到吗?这些问题始终没有答案,但我知道月亮有爱和善的襟怀,她给了人间欢乐团圆的中秋节,而在深邃的夜空里,她一定是最孤独的。

月到中秋偏皎洁,月华如染白霜,整个乡村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清辉之中。邻居开始串门,一边喝工夫茶,一边赏月聊家常。香案上烛火明亮,摇曳之中,闪亮地映着村民一张张充满笑意的脸庞。欢声笑语荡漾在这座原本静谧的村庄里,空气中弥漫温馨热闹的气氛。

“拜月娘”仪式终于结束了,月亮更加圆润,如我眼前的月饼一样可亲可爱。我开始迫不及待地品尝月饼,潮式月饼甜美醇香,美味无比,这可是我祈盼了整整一年的美食。“拜月娘”、赏月、吃月饼这些仪式,让我体会到了中秋节日的温馨美好,对天上的这轮明月,充满了感激和敬意。

中秋的夜晚,我经常兴奋得很晚才睡。月亮爬窗而进,奶奶一边摇着蒲扇,一边给我讲那些悠远岁月里细碎的往事。这时,月亮悬挂高空,融融月色柔美似水,像一块白玉圆盘镶嵌在墨蓝的星空中,也镶嵌在我的心里。

今天,望着商店里琳琅满目的月饼,我的眼前又浮现奶奶“拜月娘”时虔诚的神情。我挑了一盒潮式月饼,决定学奶奶“拜月娘”,让我的女儿也在中秋拜月的仪式感中,感受节日的欢乐气氛。